

五次布鲁克林撞见了，和一次他明白了

世界观：ABO Alpha！齐达内/Omega！贝克汉姆

Mpreg

布鲁克林是一个悲惨的一夜情产物，小贝和齐祖在罗密欧出生之后才和好。

性的方式不外乎那么几种，不幸的是，布鲁克林的父亲们尝试了个遍。而作为长子，他自然会嗅到一些端倪，好在人生的大部分时候，他都能对此视而不见。

第一次，

当布鲁克林一岁的时候，他第一次学会了叫“Papa”。那时候，他只知道他的爸爸是一个有着柔软金发、春天和冷水味道的男人。当然，这个记忆并不稳固，因为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他爸爸把头发剃的短短的，只是他的味道并无变化。从那时候开始，布鲁克林开始学着用味道记忆人。

对了，他爸爸教他的第二个词汇是“Zidane”。

布鲁克林不知道“Zidane”代表着什么——后来的那些单词，比如“桌子”、“苹果”，都有他们触手可及的味道和样子，但是布鲁克林从没见过“Zidane”。

一岁半时候的一个雨夜，他的美梦在急促的敲门声中醒来。他的乳母惊疑的放下他，起身去开门——布鲁克林也跟着悄悄地从婴儿床上爬了下来。

门开了，一个男人站在外面，阴冷、凶悍、穿着一件夜一样黑还被雨打湿的风衣、没什么头发，手里攥着一卷白的东西。

爸爸从楼上走下来，爸爸静静的站着，什么也没说。乳母想要拽着布鲁克林离开，但布鲁克林蹒跚的走上去，拽住了男人手里白色的东西——那是一卷雨打湿的“报纸”，可是布鲁克林不能读，他只是无意中看见，上面大大的印着自己的父亲和一个男人从旅馆还是饭店中走出来的样子，爸爸行迹匆匆，那个男人不是眼前这个。

“Zidane。”爸爸说。

那个男人蹲下来，把报纸交给布鲁克林，又摸了摸他的头，看了看他，但并没有说什么。

接着他站起来，绕过布鲁克林，向他的父亲走去。

“我们要谈谈。”

爸爸和“Zidane”走上楼，准确的说，是“Zidane”在拉拽着爸爸的胳膊。

“‘Zidane’？”布鲁克林对着他的背影大声喊。

爸爸和男人顿住。

“我教给他的。”爸爸解释。

布鲁克林挣开保姆的手，“当当”地跑上了楼梯阶，男人蹲下来去拉他，他递给男人一个苹果。

“‘Zidane’是我学会的第二个词，‘苹果’是第三个，送你一个苹果，很高兴认识你。”布鲁克林掰着手指说。

“第一个是什么？”男人问。

“‘Papa’”布鲁克林觉得这个男人很愚蠢，但是他还是回答了他。

爸爸看了那个男人一眼，男人耸耸肩，爸爸把布鲁克林抱回了自己的床上。

他睡了一个好觉。

第二天爸爸在早饭的时候没有下来，“Zidane”也没有出现，保姆说他一大早就走了，布鲁

克林问保姆他可以在上学前去看看爸爸吗，保姆说，只要你吃完就可以。

布鲁克林快速的喝完牛奶，然后扶着护栏上了楼。没有那个男人拉着走，他觉得上楼真累。

爸爸半靠在床上，看起来强打起精神来欢迎他。

布鲁克林张开双手，爸爸勉强地折下腰把他抱上来。

“吃饭？”他含糊地说。

“一会儿去。”爸爸听懂了他是在问自己要不要吃饭。

这时候布鲁克林发现爸爸的味道不一样了。或者说，整个屋子里有一点别的味道。他把鼻子凑到爸爸的耳朵旁边去闻，确实是不一样了，这是一种神奇的味道，跟乳母的奶香味，爸爸以前的早春的味道、和昨天“Zidane”的旧图书馆和白兰地味道都不一样。

“发开了。”

“什么？”爸爸看上去既有点窘迫又有点困惑，他的脸红红的，像一个苹果。

“花--开了。”这次布鲁克林总算找对了读音。

第二次，

2002 年，布鲁克林快四岁了。

布鲁克林在小床上晃悠着双腿，边晃边回忆着——现在爸爸再次和“那个男人”纠缠在一起，就是那个在雨夜里出现的男人，后来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他们家里，有的时候他和爸爸出去，有的时候他们就在家里坐着。

随便怎么样吧，布鲁克林不愿意叫他爸爸。

不管他真正的爸爸怎么暗示他。

不行。

可是爸爸的味道又在变化了，布鲁克林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爸爸前些天犹豫的告诉他，如果他再不同意，他可能隐瞒不下去了。

隐瞒什么事情？

不管了。

现在只有他和他爸爸在家，布鲁克林起身，那个男人出去了，正好是游戏的时间。布鲁克林四处打量了一下，爸爸正在客厅里，那么正是时候去爸爸的卧室里探险。今天保姆请假了。

在用自己的生日解开那个匣子的密码前，布鲁克林不是故意要打碎那个瓶子的——“仿制信息素”那个瓶子上写着，布鲁克林不太知道什么意思，所以他本来想把它放在一边的一一匣子里有更多新奇的、布鲁克林没见过的东西，比如长得像一个蘑菇一样的塑胶棒子、比如软软的带着遥控器的圆东西……但一分心，他就把这个瓶子砸在了地上。

旧图书馆和白兰地的味道。

“Zidane”的味道。

布鲁克林愣住了，下一秒，他才感觉到手指上的刺痛，他低头一看，红色正从他的手上跑出来。

他把匣子扔到一边，站在爸爸的卧室里哇的大哭起来。

爸爸急急忙忙地从楼下跑过来，一边跑一边喊着他的名字。布鲁克林听到爸爸推开一扇一扇门，最后推开了卧室的大门，然后愣住了——

爸爸今天穿着一件宽松的、露出锁骨和部分胸膛的白色体恤与紧身牛仔裤，袖子挽到胳膊肘，线条漂亮的小臂支着门。布鲁克林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记住这个。

“我带你去包扎手。”爸爸走了过来，但布鲁克林总觉得他走的那么缓慢，而且挨着墙根。

甚至当他蹲下来的时候，布鲁克林注意到他急促的呼吸和锁骨上的汗。

大概是我让他着急了，布鲁克林这样想。

然后爸爸在他上幼儿园以后第一次抱起了他。

包扎手的时候布鲁克林很安静，当然，也很硬汉的没有喊疼没有道歉。

“听着，我上去收拾一下你这个调皮鬼弄出来的乱子，Zidane 叔叔晚上会过来。不要跟他说这件事，好吗？”他觉得爸爸有点心神不宁，但是他还是忙着点了头。

爸爸上去了，布鲁克林坐在桌子旁边等，五分钟，十分钟，表针转出来十分钟。时间从没过的那么漫长过，但是爸爸一直都没有下来。

布鲁克林从凳子上跳下来，他感觉自己捅了个大篓子。

卧室的门关着。

布鲁克林想了想，打开了门——打开门的时候浓烈的味道向他涌过来，让布鲁克林一时分辨不出来。那似乎不只是之前打翻瓶子的味道，还有，还有？爸爸的味道，但是前所未有的明显——布鲁克林试图看清发生什么，但是落地窗的窗帘拉上了，屋里变得格外黑暗——爸爸一向喜欢用遮光度很好的窗帘，他说光会让他因为神经衰弱而睡不着。

“爸爸！”布鲁克林大叫。

他听到黑暗里发出声音，在地板上。他向那个方向走过去。

“别过来，布鲁克林。”爸爸的声音听起来几乎在颤抖，像在忍受什么痛苦一样，“别过来。”

他看清了——爸爸坐在地上，曾经玻璃瓶子在的那个地方——玻璃瓶子的大部分残渣已经被清除了，但是他爸爸手里似乎正拿着一块，并在手掌上画出血痕——是他自己画上去的？

“你受伤了吗？”布鲁克林问。

爸爸咬着嘴唇，似乎已经不想开口说话，他只是微微的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不严重，没关系。只是我状态……最近状态不好。”他最后还是喘息着吐出几个字。

“我去打电话。”布鲁克林在爸爸阻挡之前转身跑下了楼。

犹豫了半天，他没有选择警察局或者医院，既然爸爸说 he 并不严重。

布鲁克林选择了 he 最不想说话的那个人。

“Zidane？你快点过来！爸爸受伤了，但是他不让我叫救护车，他说 he 没事……只是状态，状态不太好。是什么情况？……他坐在地板上，脸很红，非常虚弱，都怪我，爸爸最开始就不好了，不，都怪你！我打开了一个瓶子，那个瓶子里有你的味道，爸爸去清理那个瓶子……”布鲁克林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有勇气，他哭了出来。

之后的半个小时，他一直在啜泣。

好在，男人随后就到了。他看起来跟爸爸冲上去的时候有点像，风尘仆仆的，头上挂着汗。

男人连大门都没关，就先抓起布鲁克林的手看了看，在布鲁克林含着眼泪指了指楼上以后，他转身要离开，但旋即，他又转过身来。

“勇敢的小孩，我们击个掌。”男人对他说，“去吃个冰淇淋，我去看看你爸爸。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布鲁克林发觉自己也没那么讨厌他了。

男人转身走了上去，他的背影看起来还有点像个执行危险命令的孤胆英雄。

第二天爸爸只简单的把他叫过去聊了几句，他看起来好了一些，虽然还盖着被子，脸色比之前更差劲，但是精神好了很多。

第三天，爸爸下了楼，跟他一起吃了早饭。

这时候爸爸告诉他，再过六七个月，他可能会拥有一个小弟弟或者小妹妹。

“这就是那个不太好的状态？”布鲁克林拿勺子指指他的肚子。

“差不多吧。但是，”爸爸认真的看着他，“如果你不希望它，我们也会过的很好的。”

“我喜欢小孩子。”布鲁克林把脸埋进碗里，郑重其事的喝了一口奶，想了想又补充到，”

‘Zidane’也许也没那么坏。”

顺便说一句，布鲁克林再也没见过爸爸穿那天那件白色体恤和黑色牛仔裤。

下次他在衣柜里再次偷偷找到那个匣子的时候（上次在床头柜，当然对于聪明的布鲁克林来说，这只是简单的捉迷藏游戏），他发现里面的东西都不见了，只有一片白色的布，好像从哪件衣服上撕扯下来的，布上面有一点点血迹，除此之外，剩下的只有匣子里回荡的白兰地香气。

本来，齐祖让布鲁克林去给他和爸爸拿冰淇淋没什么奇怪的，小贝也经常这样毫无疑义的撒娇，让布鲁克林一次一次帮他拿遥控器或者什么其他东西（唯一的问题是他撒娇花费的体力已经远胜于站起来自己拿），布鲁克林也并不介意帮老爸们干些事情来表明他确实还是他们爱着的宝贝。

但是，这已经是他拿的第五种口味了。

即使是成人吃这么多也会闹肚子的。

而且布鲁克林不知道他们在自己的小卧室干什么。

两个人蒙着一个比身高还短的被子，盖住头就盖不住脚，盖住脚就盖不住头。每次布鲁克林敲门进去的时候，都能听见他们翻被子的声音——但这有什么用吗，布鲁克林控制着自己不能笑出来，他们难道不知道被子只有那么短么，不是露出纠缠的双腿，就是让布鲁克林看到小贝乱七八糟的后脑勺埋在齐达内的胸上。

想想看吧，两个成年人，缩在儿子小小的床上，盖着四岁儿子画着变形金刚的被子，看着星空图案的天花板和墙壁上的小小飞船。说真的，当布鲁克林从幼儿园回来、一把推开门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几乎都要笑出声来。

但好吧，他会为爸爸保守这个小秘密的，既不告诉琼斯也不告诉珍妮。

“你想吃冰淇淋吗，儿子？冰箱里有。”那时齐达内那么说。

“我也想吃。”闷在他胸口的小贝的声音听起来也有点沙哑了。

“那就拜托布鲁克林也给你爸爸拿一点？”

总之就是这样了，来来回回拿了五次，草莓的、巧克力的、薄荷的、哈密瓜的、樱桃

的…… 每次都被他们吃的光光的。真可气，布鲁克林最爱吃草莓了。

但是他们到底怎么吃呢？在第六次送完酸奶味道的冰淇淋之后，布鲁克林有点好奇了，他

们怎么能吃的那么快呢？他这样想着，在轻轻的关上门之后，悄悄的把耳朵贴在了门板

上。

“这次涂在哪里呢？让我想想……”模模糊糊的，是齐达内的声音，跟平时不太一样，听起

来有点戏谑。

“你他妈的是不是个男人，能不能直接点！”爸爸的声音有点难耐，而且比平时更加急躁。

“让我想一下，嗯，草莓是在嘴唇上，巧克力是锁骨的阴影，樱桃点在 ru 头上了，薄荷轻

轻扫了一点耳垂…… 下面你想让我舔到哪里呢？”

“…… 求你了。我真的……”

“快点，冰淇淋快化了。会流的到处都是，我再要舔干净可要……”

“那里！”

“哪里？”

布鲁克林一脸敬畏的离开了门，虽然他还是没有理解他们是怎么吃掉那些冰淇淋的。听起来像是用它们画画了？说真的，用冰淇淋蘸在舌头上画画吗？

不过，傍晚的时候，布鲁克林还是找到了嘲笑爸爸们的方法——小贝那天真的在胃疼，在整个家庭电影之夜里，他都缩在宽大的毛衣里捂着肚子。为了留住爸爸的面子，布鲁克林假装看不到他努力挺直腰板向儿子隐瞒他也会因为吃冰淇淋肚子疼的真相，也假装看不到齐达内伸过去一下一下摸着小贝后背安抚的手臂。

“好吧，我都知道了，你们俩别装了。”布鲁克林在电影放完后转向父亲们说。

他们看起来都呆住了，齐祖举起的手还没放下来。

“你吃了所有的冰淇淋，所以肚子会痛。”布鲁克林一脸严肃，手指向小贝，“别装了，不就是这么点事吗。有什么好害臊的。”

名侦探布鲁克林说完，哼着小曲回到自己的房间，不过他耳朵还支棱着，满意的听到沙发上的两个人因为震惊而久久不动。

“所以现在怎么办？”这是小贝。

“……你还好吗？”

“还好，有点胃痛。”

“我的错，不该把哈密瓜果粒放到肚脐里……”

“别打岔。”

……

过了两天，布鲁克林发现自己的床单被罩更换一新。

冰箱里摆满了新的冰淇淋。各种口味。

他就把这个当成两位父亲的道歉了。

第四次，

当布鲁克林六岁的时候，他曾在一个晚餐餐桌上和父亲们进行过一次愉快的童年回忆。

那时，爸爸刚刚拿着奶瓶喂过克鲁兹的奶。布鲁克林在旁边歪着头看着，他觉得很有趣。

然后他在晚餐桌上宣布，我也记得你喂我奶的样子。

爸爸看起来饶有兴致的样子，问他怎么会记得那么多事情。齐祖今天嗓子好像不太好，在一旁咳嗽了好几声。爸爸转过他仔细的看了他几眼，还是把信任又热切的眼神坚定的投向了布鲁克林。

真的想知道吗？布鲁克林说，他其实也记得不太清楚了。回忆起很小时候的事，他往往只能记住一些瞬间、或者光影的变化，而不能记住具体发生什么了。关于喂奶，他能记住的就是爸爸忽然放大的脸：先把他从床上抱起来，金色的头发垂到他的脸上；然后就是他放大的胸，（这没什么好羞耻的，反正你在家也经常裸奔，布鲁克林补充道。爸爸给了他一个鼓励的微笑，同时用胳膊肘捅了捅挑眉的齐祖）剩下的我记得也不太清了……剩下的就是乳晕浅浅的颜色，从外到里像一个小小的漩涡一样，然后我就一口咬上去……就只有这么多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咬上去。不过说真的，你还有点胸，爸爸。

布鲁克林站起来，准备把他的盘子放进水池里。走着走着，他像是想起了什么，突然回头，对着齐达内说，下次不要在餐桌下踢我了。

踢我就算了，还把拖鞋脱了，还在我脚背上用脚摩挲了两下，然后才缩回去，这是什么人啊。布鲁克林在心里想。

说真的，布鲁克林站在厨房里，有点懊悔的琢磨，他不是故意在大家都要吃鸡胸肉的时候还提起爸爸的胸这么古怪的话题的，主要是今天保姆不在、又正好轮到爸爸做饭，惯于裸奔的他就顺手从柜子里翻出了一条围裙来、但那条围裙的上部正好紧紧的卡在他的胸下缘，也因此让布鲁克林对此印象深刻……不过说起来，能从那种神奇的地方流出白色的、香甜的奶汁来，还真的是让人想不通啊。

布鲁克林摇摇头，准备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去，当他经过餐桌的时候，他看到齐祖已经霸占了之前属于他的位置，那让他跟爸爸从面对面变成了肩并肩，他好像在说他也要吃什么的，今晚的饭吗？说真的，今晚的饭只能说乏善可陈吧。弄不懂这些大人的情趣。

在回到自己的卧室前，布鲁克林先去看了看克鲁兹，他还很小，像一个皮球一样缩在摇篮里，屁股上包着一个大大的尿布，让布鲁克林脑子里又无端的出现爸爸今天单穿着围裙在厨房里走来走去的样子，他们俩看起来奇异的相似。这样的大人才能生出这样的小孩——这个想法让布鲁克林恐慌起来，难道自己小时候也是这么愚蠢吗？

不过，布鲁克林的脑子里出现了一个新的疑惑——爸爸之前不都是直接喂奶的吗？现在为什么都改成用吸奶器装瓶了？然而转瞬之间，这小小的疑惑也被他丢在脑后了。

第五次，

爸爸在超级碗比赛的中场就立刻起身站起来去卫生间了，他那么匆忙，甚至没问罗密欧和布鲁克林，或者齐祖要不要和他一起去——布鲁克林对他说，他这样会错过很多有趣的中场广告的，但爸爸也没有理睬他。也许他是真的很着急吧。

五分钟以后，他们看到了 HM 的标志出现在大屏幕上。

“爸爸不是为他们拍了一套内裤广告吗？”罗密欧小声问他。

布鲁克林点点头，他好像也知道这回事——也许问问齐祖是最合适的，布鲁克林的目光扫过齐祖。哦，他看起来非常严肃，背都绷直了，这也许不是一个问问题好时机。

“我听说大家还可以选择投票选择最后脱不脱底裤？”观察了一下齐祖的表情，布鲁克林拍了拍罗密欧，并没有回答他的第二个问题，而是将注意力放在了屏幕上。

事实证明，广告内容让贝克汉姆一家感受都非常复杂——怎么说呢，在这个短片里，小贝先是穿着底裤冲出了片场、进行了一连串跑酷动作，连仅有的短裤也被挂掉了，最后一幕就是拍摄组看着他的下身露出了一种惊叹的表情。制作非常流畅，就是那种，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那么听了你同学或者亲戚的描述后，你也一定会去好奇地搜搜的广告。

从小到大，贝克汉姆一家都饱受内裤广告的洗礼，布鲁克林甚至不介意吹个口哨赞美家里目前唯一一个 omega 的身材，但是他不得不承认，在大屏幕上和全场观众一起看内裤广告还是比他想象的更加刺激，尤其在对方是你的爸爸（你会盯着他的肚子，想我就是从哪里出来的吗？）、有不少观众还露出看黄片表情的时候。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一定也是发现了这一点，才会选择临阵脱逃、人影不见的。这明显的连布鲁克林都能看出来，鉴于他现在还没回来——在这个时候突然拉肚子的概率也太小了吧。

布鲁克林注意到，整个过程中，齐祖一直用一种不舒服的挺直后背的姿势坐在他旁边，甚至一直到下一个广告结束都没移动。

“Zizou？”他敲敲他的手肘，“你要吃薯片吗？”，然后不顾弟弟反对的把罗密欧手里的薯片抢了过来。

男人看起来在发愣，迟了一拍才用过大的声音回答他，“不用了，你们吃吧。”说完了，他站起身，“我去一趟洗手间。”

布鲁克林和罗密欧在座位上面面相觑。

过了一会儿，罗密欧问，“你说 Zizou 和爸爸会正好碰到吗？”

布鲁克林为弟弟可爱的想法而摸了一下他的头，接着他拍拍手，把薯片递给罗密欧，“好好坐着，我也去一趟洗手间。”

布鲁克林发誓自己不是去刺探什么的，他只是有点好奇。

走出没多远的时候，下半场比赛已经准备开始了。这让布鲁克林不得不推开跟他逆向而行的人流。但不得不说，这也让他的寻找工作变得简单了很多，卫生间里的人已经剩的很少了——布鲁克林当然不能一个一个推开隔间的门，他只能站在中间凝神静听，对着少数关闭的门用直觉做排除法——同时想为什么他要干这码事。

这是最后一个卫生间了。

布鲁克林推开了门，要么是这里，要么和自己的球场小探险说再见，说不定爸爸们已经回到座位上了。

一眼望过去，一个人也没有——但是，最里面的隔间门锁着。

布鲁克林尽量轻声地走过去，站在门前。这时，他听到里面传来他熟悉的声音。

“我发誓我真的没有脱下最后那条。你知道的，那只是广告效果……相信我，要不下次带你去片场看看？”爸爸的声音。

“我知道。”齐祖的声音，比平时更低沉，拖的很慢。他们在一起？

“所以呢？先生你还想做什么吗？”

“对于一个普通观众来说，偶遇一个电影明星可不容易……所以，我决定要为你的尺度表演而惩罚你。”

布鲁克林眉头一皱，打算阻止接下来可能发生的家庭暴力，他从来没想到这也会发生在他身上，但是来不及思考了，他往后退了几步，打算用小小的身体撞开门。

“哥哥！”这时他听到罗密欧的声音，然后他转头，看到年幼的弟弟独自站在卫生间门口，抱着一袋薯片，小小的领结已经不知道掉在哪里了，头发也乱糟糟的，看上去已经因为被抛弃了十几分钟而哭出来了。

隔间里传出人猛的撞到什么的声音，和隐隐约约的英语粗口的声音，接着就是衣物悉悉苏苏的声音——五分钟之后，在布鲁克林把罗密欧的头发整理好以后，两个大人从隔间里冲了出来。

爸爸的西装外套在他手里，衬衣袖子撸了起来，头上有几滴汗；齐祖看上去比他稍微整齐一点，但也好不到哪去。不过他们看上去不像干了一架的样子。布鲁克林和他们三面相

觑，正不知道说些什么，好在这时候，罗密欧一见两个家长，就把薯片扔到一边，哇的哭了出来。

他们最后没回到看台，而是直接开车回家了，一路都没人说话。

+1 次，

布鲁克林没有在性教育课程以后一下子顿悟。也没有在自己第一次梦遗以后想到什么。事实就是，他的记性并不太好，那些平凡的、古怪的细节早就被他丢之脑后了。毕竟，那些远没有前桌女生的内衣吊带更吸引他。

他第一次思考父亲们之前的性关系和作出反应，却是在他离家千里的美国学摄影时发生的

那是一个毫无防备的时刻，某天，在布鲁克林下课后，他刚收起笔记，走出教室，有时坐他后桌的一个同学就快步跟了上来，拍了一下他的肩膀，“我觉得你应该看一下这个。”

然后布鲁克林转过头去，第一次看到黑客攻击多位名人手机 iCloud 账户的新闻，很悲惨的，受灾名单里有他家。

“谢了。”他对同学说，同时在心里祈祷他的父亲们不要丢一些大尺度的照片。

找了一间僻静的教室，在给爸爸打电话和上网查两个选择中犹豫了一下，布鲁克林还是点开了 Pornhub 的网址。毕竟，直接跟老爸讨论这个太尴尬了。

幸好，那不是什么高清特摄画面，而只是家庭监视器中截取的一段清晰度相当低的画面。

如果不是足够熟悉，连布鲁克林都分不出来这两个人谁是谁。说实话，这个视频充其量只是两个小人，一会儿一个叠在一个上的简单画面，如果不是他们的附加价值，如果他们不象征着那个辉煌的法国巨星和那个毋庸赘言的英国万人迷，没有人有欲望打开这个视频——即使这样，布鲁克林也在两个小人开始甩出像素质地的衣服的时候猛的关了视频。

然后他开始感到愤怒，妈的，这个视频有十万播放量，这才是早上。

他从座位上跳起来，匆匆忙忙的往宿舍走，也许是因为他忘了把手机从静音模式调回来，

等他回屋关上门，他发现自己已经有两个来自老爸的未接电话。

还没来得及措辞和重拨，他就收到了一条短信，“布鲁克林，我们很抱歉，但希望你明白，这不是我们的错，也不要为它而感到羞愧。如果你觉得媒体打扰到你，或许你可以回伦敦来待一段时间。来自：抱歉的爸爸们”

他们以为我是因为讨厌他们才拒绝接电话的。布鲁克林心里一沉。或许他确实没做好跟爸爸们说话的准备，但他应该立刻回一条短信：

“事实上我只是很生气，当然，不是对你们，是对那些傻逼黑客。一切都会过去的。ps：

好吧，其实你们的傻儿子只是忘了关静音 pps：你们身材都很好，没有什么值得害羞的。”再加上一个表情符号，在自己会后悔之前，布鲁克林把短信发了出去。

没有同学对他的遭遇表示同情，或者侧目。好在我认识的都是一些酷家伙，布鲁克林想。

过了几天，他在手机上读到了自己父亲的回应。男人在采访里看起来得体而英俊，他说，事实上他很多内裤广告都比这个要更加高清、也更加暴露，况且，他儿子都说了，他身材很好。

说着，他对镜头有点羞赧的笑了笑。

布鲁克林转发了这条 ins。

加上一个表情符号。

一切都很完美，不是吗？

(完)